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

老妈， 您的教诲永存心中

□玉兴

尊敬的老妈，去年寒冬的一天，凌晨2点多，冰封大地、寒气袭人，您怀着对千里之外小儿子深深的挂念和不舍，永远地闭上双眼，离开了我们。其实，那时的我正心急如焚地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谁知赶紧慢赶，在夜色中竟跑错了路，耽误了时间。这一次错过，竟让我和您从此阴阳两相隔。26年前未能给老父亲“送终”的缺憾还存于心中，今又平添了一份未能让您看我最后一眼的内疚和自责。

赶回家时已凌晨4点，全家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，族上尊长及兄弟姐妹等一干人正在忙碌着老妈的后事，我们有的只是无言的哀痛和无尽的泪水。接着的几天里，按村里风俗习惯，为儿女的我们“三跪九叩”，满怀悲痛地送老妈“上路”。直到亲手将老妈送入“火化炉”，我才猛然醒悟，年近百岁的自己，已永远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挂念我、最疼爱我、最能容忍我缺点甚至错误的慈祥老妈，也永远失去了“家”和“根”，一夜间就成了一个“中年孤儿”。我仰天长叹：“娘呀娘，世上再也没有答应我喊娘的人，世上再也没有无私地爱我疼我的人……”

亲爱的老妈，您是生我、养我、带我到这个世界“享受”幸福和痛苦的最亲近的人，对您的爱戴、尊重和敬佩，无法用言语倾诉。您是烈士遗孤，少年丧父，终生劳累，虽无惊天动地之伟业，但勤劳能干，善良正直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您常常告诉我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听老师的话，不与同学打架，别拿别人的东西等等。年龄稍大时，常听您讲，做人一定要善良，做事一定要认真。记得小时候您遇到讨饭的可怜人，宁愿自个儿吃不饱，也要省下一口给他们。后来我考上大学、走出家门、结婚生女了，您常提醒我，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

尊重领导和同事；在家里要好好对待妻子，“男人有本事就不要欺负女人”，千万要把孩子教导好，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。

刚参加工作时，年纪轻轻的我还不能体会父母对儿女的牵挂和想念之情，有时一年多不回家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当了父亲之后，方体会到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的内涵。从此，回家的次数多了。可是因为工作忙，每次回家总是来去匆匆，正如您所说“像掏把火似的”。但老妈已很满足。耄耋之年的您，备受病痛的折磨和煎熬，每当我回到您床前，总是不忘叮嘱我：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照顾好老婆孩子；如果有一天娘走了，千万别哭；以后有空回家看看哥嫂，“一定别空着手”，要带点东西，没有多还有少”……前些年，老妈甚至为此亲笔给我留下了一封“遗书”，尽管笔迹歪歪斜斜，但都是对我意味深长的教诲。

老妈，您呵护我长大，把我从一个农家娃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、国家干部。您严令我走正道，您教育我善待他人，您嘱咐我努力工作，您告诉我别贪恋财色。我现在基本做到了，可以说没辜负您的养育和期望。老妈，您热心、诚心、善良、率直，您赐予我凡胎俗体，您教我刻苦独立、自强不息，您言传身教，使我能继承传统、坚守正义……所有这一切，儿当永生铭记，并将继续努力践行您的“教导”！

尊敬的老妈，您在时，常说“人死如灯灭”，这个道理我也很清楚，但我现在总感觉：您虽已魂归天国，却永远活在我心底；您虽已双眼紧闭，却仍在苍穹某处对我深情注视。您的句句教诲我将永记心中，尽管老之将至，但我会仍像一匹老马，不用扬鞭自奋蹄，做好每一天的事情，过好每一天的生活，让您九泉之下仍为我骄傲和欣慰。

老妈，祝您一路走好！

母亲留下的记忆

□谢少鹏

我对《大众日报》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——这是母亲生前留给我的。这种感情，是那个特殊的年代血与火的沉淀，一个人一旦拥有，终生终世再也不会改变。

母亲的故乡是《大众日报》的诞生地沂水县王庄区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满眼都是起伏的丘陵、犬牙交错的沟壑、大大小小的卧牛石。这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，祖祖辈辈处于贫困、闭塞之中。然而，也许正因为这种贫困与闭塞，这里的人们又极其忠厚、淳朴，又因为这忠厚淳朴的民风，使这里成为鲁中南最早的革命老区。

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鲁中南军分区分是1938年进驻王庄村的，并很快指导沂水县委建立了沂蒙西北地区第一个革命政权——王庄区。当时沂水县通编四个区，王庄区为第四区，所以后来很长时间一直称王庄区为“老四区”。那时新泰以东、博山以南只有沂水、蒙阴两县，是没有今天的沂源、沂南县的。王庄区管辖西至蒙阴县岱崮河东，北至现在的沂源县楼背岭(仲庄、金县在内)，东至沂水摩天岭以南，南到现在的沂南县的牧池、岸堤等，整个辖区比现在两个县都大。

为了王庄区的建立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与沂水县委当年在王庄发展了第一批党员，他们是岳洪春、张健三、英学义、杜树昌。岳洪春任区长，张健三任副区长兼文书。张健三即我母亲的堂兄，也是我的舅舅。

张健三刚刚担任了副区长，恰好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筹建《大众日报》，他即被分派担任了《大众日报》建社协办干部。他带领报社筹办人员跑遍了王庄周围的村庄，将考察情况汇报后，最终由分局选定了王庄以北十里的地处深山老洞的云头峪村。社址确定后，张健三即分工负责群众工作，主要动员村民借房子、帮助安装设备及安排人员办公、住宿等事务。就这样，报社顺利建成，第二年(1939年)1月1日《大众日报》即出版了创刊号。

《大众日报》创刊后，沂水县委、王庄区委委派张健三创建了金星乡，由张健三兼任金星乡乡长，乡公所即建立在离我母亲故乡王庄区古坟坦村几里地的龙湾村。根据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，为了保卫大众日报社等重要机关，山东分局要求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。

根据党的这一要求，张健三首先在古坟坦村建立起农教会、青年团、妇教会等组织，并着手发展党员。当时年仅14岁的我的母亲成了青少年活动积极分子。看到革命形势发展顺利，张健三十分高兴，在村干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，他对我母亲说：“共产党讲男女平等，女人也跟男人一样叫个大大名，二妹子真是长大成人了，我看二妹子有个女杰英雄的样子，就叫淑英吧。”从此，我母亲成了村里第一个有大名的女孩子。在张健三的影响教育下，刚满18岁的母亲就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沂水县金星乡武装部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：张淑英
- 终年：84岁
- 籍贯：山东省沂水县王庄区古坟坦村
- 生前身份：离休干部

妇女干事，成为当地最早的共产党员、女干部。

就在母亲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那一年(1944年)，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蒋介石撤离东北抗日前线，以于学忠为军长的五十一军开进了蒙阴县。这些“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”的国民党军，打日本鬼子不行，跟八路军搞摩擦却挺有本事。当时由于处于“国共合作”时期，他们表面上虽然不敢真打明干，但对沂水县我军根据地偷偷摸摸地骚扰却经常不断。

当年的麦收季节，有一天，十几个五十一军的国民党兵不知怎么竟窜到了古坟坦村，进村就开始抢老百姓在麦场上刚打下的麦子，并将阻止他们抢麦的几个老百姓打得头破血流。正好这一天母亲受命回家乡发动群众支前，得到乡亲们报信，她不顾一切地率乡亲们向国民党匪兵冲了过去。当时她连支枪也没有，就从老乡家中抄了把菜刀。正在作恶的国民党匪兵一看母亲她们这架势，一下子还真被镇住不敢动手了。母亲趁机抡起菜刀，将装麦子的麻袋割开，把麦子撒得满麦场都是，让国民党匪兵一时半会儿装不起来。这些国民党匪兵一下傻了眼，又害怕咱们部队过来，只好一无所获、骂骂咧咧地跑了。这一下，母亲的威望在乡亲们中可高了。母亲趁机动员乡亲们“出人、出力、出粮”，“支援咱们自己的部队”，乡亲们无不响应。当时县委的一个领导赞扬母亲：“这个小妮的本事，真赶得上一群大男人。”

解放战争爆发之后，整个老四区的干部工作更繁重了，特别是对大众日报社的保卫保障工作又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。当时，为了摧毁《大众日报》这个我党我军的重要宣传阵地，国民党军真是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。为了找到《大众日

报》的社址，空中派出侦察机，地面又派特务又收买地痞流氓打探，终于在1946年底孟良崮战役前夕，让他们打探到了在王庄云头峪村的《大众日报》社址，并很快对云头峪村进行了飞机轰炸。

面对这一突发情况，上级决定立即将大众日报社迁址西山小朱家村。由于当时报社的印刷设备十分笨重，如果迁移，必须修出一条拉设备的车辆能够通行的路来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还必须连夜修成。于是，沂水县委、王庄区委组成了修路工作队，命令所有的干部必须当天发动尽可能多的群众，自己带饭、带工具，连夜赶到抢修地点。

由于母亲在家乡的威望高，母亲分片发动的包括古坟坦、良疃、王家庄子等母亲家乡周围的村子都成了出动群众最多的村庄，不少家庭都是老人、孩子，包括刚过门的新媳妇全家出动。几十年后，母亲偶然回忆起那晚的情景，满眼都飞扬着神采：“我真是两辈子都忘不了那一晚，放眼看去都是人，灯笼火把，上万人挑灯夜战，硬是一晚上修出一条十几里的公路来。中国的老百姓要真是齐了心，就没有干不成的事。”母亲还说：“那晚我就拿着个铁皮卷的喊话筒，从路这头跑到路那头，边跑边鼓动宣传，路修好了，我嗓子哑得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……”

这之后，随着国民党对山东根据地的报复性全面进攻，我军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和满足壮大队伍的需要，许多地方干部充实到正规部队，母亲也在那时(1947年6月)调入华东野战军军事干校留守处。之后，随军南征北战，开始了她远离家乡的新的革命生涯。

半生的颠沛流离，半生的枪林弹雨，铸就了母亲刚烈的军人品格，但到地方工作的后半生，没有人会想到她竟然有这样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因为她周围的人包括我们做儿女的，看到的、感受到的，就是她和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，勤勉持家，宽厚善行，将无限的母爱赋予子孙。多亏了母亲老家来人，给我们叙说了那个年代母亲在家乡的故事，才使我们对母亲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，也使我们解开了一个久存心中的谜，那就是认字不多的母亲为什么对《大众日报》总是那样关注，还时不时地能够讲点《大众日报》的故事……

转眼间，母亲去世三年了。时光虽然冲淡了我对母亲的回忆和思念，但这回忆与思念多是母亲生我的恩，养我的情。当我开始写下这些文字时，我才感到对母亲竟是那样缺乏真正的理解。这种感悟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和强烈的自责。

母亲那一代革命战士，大都离开了他们为之战斗了一生的世界，他们从未奢望让后人记录下他们的“不朽”，然而，正是他们创造了那段历史，推动了共和国的诞生与进步。这理应成为我们世代永远的记忆。

让我们将这种记忆用心去品味，让我们记住历史、读懂人生。

满满一屋子乡情

□孙仁谦

匆匆回了一趟老家。本不想回，一是身体不适，二是手头杂事缠身，可老家来了一个电话，说是老父住的屋子起了一把火，已无法容身了，让回去看看咋办。我是儿子，又是老大，得拿主意。这就不得不走了。

老家在胶东腹地的一个大山沟里。我进村时已近中午，拐过几道胡同，就到老屋近前了。一眼看去，青砖红瓦，水泥打底，石灰抹面，虽说可见斑驳的墙皮，瓦楞间摇晃着的青草……岁月走过的痕迹比比皆是，可我没见着我的脑子里设想了不知多少次的火后残破的景象。

街门虚掩着，打开，这下子证实了，是着过火了，窗户上、门上黑糊糊的，玻璃没了，张着一个个黑口子，就像瞪着一双双高深莫测的眼睛，白石灰墙皮上也有一道道熏黑的印记，这儿那儿杂乱地堆放着一些过火后的东西，也认不清啥是啥了。

站在这院子里，我竟有点儿心慌。我曾在这儿住过十几年的，如今，住是肯定没法住了，可我的老父亲哪儿去了？

我试探着敲打邻居的铁门环。一会儿门一开，我称为二嫂的出来了。我问了一声，二嫂，我爸爸去哪儿了？

二嫂说了一个人的名字，说是去他家了，他来叫你爸的，他老婆子死了好几年了，孩子也出门了，家里宽敞。

我听着这人耳生，却肯在这时援人一手，真的该好好谢谢人

家。就问二嫂，这人住哪儿？

二嫂说，就住在村子南头，那儿就几户人家，一问就知，这次多亏了大伙儿，一说过火了，老人孩子都往这儿跑，端着洗脸盆提着水桶，啥家伙都使上了，要不这房子……算了，过去了。火灭了，大伙就争着往这儿送东西，吃的穿的用的啥都有，还有好几家邀你爸去他们家，最后……

二嫂是笑着说的，我却听出了一脸泪水，原本因身体的不适、旅途的疲惫以及回家见到的残景造成的灰暗的心境消失了，涌起的是感动，一波一波，冲击着我紧闭的心灵，乡亲们没有变，还是那么善良质朴，还是那么敦厚亲和、乐于助人。

见了老父，他就说穿着谁的褂子，谁的裤子，谁的鞋子……然后就是谁谁帮了什么，一说就没个完。

老屋是不能住了，一时也无法修葺，还好，弟弟在县城有一套闲房，老父可以搬那儿去。以前，他是怎么也不肯挪窝的。

搬走那天，几个已算不上本家的哥哥争着用拖拉机去送。也没多少东西，一个拖拉机象征性地搬上了一点儿，来了一些人帮忙。忙没多少可帮的，就是借来送送。

车已走远了，乡亲们还站在那儿招手。我挥着手，心说，我还要回来，这儿有老屋，我还要把它修好。

以前，我曾想把它卖了。现在想卖也不行了，它盛了满满一屋子乡情。

你说，它还有价吗？！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